

另一面

■王立峰

“白鲞扣鸡”有有数

一道提及“白鲞扣鸡”的简单考试题懵了学生，惊了家长。一时，小学生家长朋友圈各种脑补萧山话、萧山故事、萧山菜肴的场面骤然热烈。谈笑间，想起我们小时候常听的“赤卵偷白鲞”的故事，如今这样的典型教育故事人们都不大讲了，萧山谚语、民间故事更似乎被淡忘了。今天我们就拿“白鲞”的话头讲讲萧山故事吧。

白鲞是用东海鱼类制作的一种咸鱼干，其香咸入味的品质广受萧绍地区群众的喜爱。白鲞有很多种烧法，越剧《何文秀》名段“桑园访妻”中唱的六碗菜，第一碗就是“白鲞红炖天堂肉”，“白鲞扣鸡”更是萧山传统宴席“十碗头”中的一道名菜。在老底子，这些都是难得吃到的佳肴，白鲞对于普通人家来说是难得的好货色。

传说从前有一个家住街边的小男孩，在穿开裆裤时，从南货摊上偷了白鲞回家，他妈妈见到偷来的白鲞心生欢喜，直夸男孩能干，把偷来的白鲞吃得津津有味。后来，这个男孩逐渐养成了偷鸡摸狗的习惯，长大后走上了犯罪道路，最终由于为非作歹被判了死刑。临刑前，男孩的妈妈到法场喂他吃断头饭，母子在法场抱头哀叹，涕泪悲泣，这时男孩向妈妈请求想要像小时候那样再喝一口奶，妈妈以为他是怀念儿时的幸福时光，就答应了这个请求，当他妈妈撩衣哺乳时，男孩一口咬下他妈妈的乳头，厉声怨恨道“出卵偷白鲞时你没有教导我，是你害我有今天的结局”，他妈妈到此方醒悟是自己教子无方，最终害了孩子，这就是口口相传的“赤卵偷白鲞”的故事。话虽粗鄙，道理却明白，这个故事不仅教育孩子从小就要品行端正，更是教育家长要明辨是非，帮助孩子扣好人生第一颗扣子，对孩子不能无端宠溺，免得贻害子孙。

还有两句民间谚语讲的也是同样道理，一句是“三岁打娘娘会笑，廿岁打娘娘上吊”；另一句是“三朝（读zhao，意为新媳妇过门三天）媳妇不可宠，手里娃娃不可哄”，这两句谚语讽喻对家庭的每个新成员都要教习规矩，不能过于溺爱。

清代大学问家萧山世进士第的王宗炎于嘉庆壬申（公元1812年）十月九日在西河路附近的“十万卷楼”写下了“俗谚云：教妇初来，教子婴孩，诚哉斯语”的感慨，他论述说“凡人不能教子女者，亦非欲陷其罪恶，但重于诃怒伤其颜色，不忍楚挞惨其肌肤耳”，他提出“当以疾病为喻，安得不用汤药针艾救之哉！又宜思勤督训者可愿苛虐于骨肉乎？诚不得已也，父子之严不可以虐狎骨肉之爱，不可以简，简则慈孝不接，狎则怠慢生焉”。此番论述可谓推心置腹，用简单平实的语句讲清了严管和厚爱的关系。西河王氏是萧山望族，家庭教育固然不失大家风范，王宗炎的话也是对萧山千万普通家庭追求良好家风的总结，是萧山风土人情的真实写照。这些故事和谚语展现了萧山人重视家风家训的优良传统，我们应该用萧山话一直讲下去。

五味子

■余观祥

华伯的草帽

挂在华伯家门边的草帽不见了，这意味着华伯又到宏图河钓鱼去了。

华伯是我的邻居，我俩时常会聚在一起聊上一阵子，彼此都很了解。说起草帽，熟悉他的人都知道，这是华伯心情好坏的“晴雨表”。

华伯早年是一位在乡镇工作的干部，平时没有多少嗜好，既不会打牌搓麻将，又不会吸烟喝酒，唯一的爱好是遇上休息天，戴上一顶草帽，握上鱼竿去宏图河垂钓。

20世纪80年代初，华伯家来了客人，没有小菜是不用愁的，只要他戴上草帽，背起鱼竿，用不了半个小时，鲜蹦活跳的鲫鱼、鲤鱼、鳊鱼就会成了待客的盘中餐，这时，华伯的脸上就会堆满了灿烂的笑容。

然而20世纪80年代末期，宏图河被一些企业的外排污水所污染，水变黑了，变脏了，变臭了，鱼类再也没有办法生存，华伯的这种灿烂的笑容就渐渐少了。但出于对垂钓的热爱，华伯偶尔也会戴上那顶草帽，拿上鱼竿，去一趟宏图河，可每每都以一无所获而告终，此时华伯的心情就会十分糟糕。由此，华伯从一个钓鱼爱好者，转换成 一个吸烟的高手，他常常呆呆地站在宏图桥上，一站就是半天，面对黑臭的河水，时不时地猛吸上一阵烟，用烟雾模糊视线，求得一种解脱。

时间长了，草帽上的灰尘也渐渐厚起来了，宏图河的变故，让华伯暗自神伤，他可是从出生以来，一直就在这清澈水边长大的，他忧伤的心情，绝非因为少钓了几条鱼，他担忧的是这样下去，一条河污染了，一大片生存环境也污染了，未来的村庄会是什么样子。

他常对我说，宏图河的污染，是金钱向人类生存发出的一种挑战，是一些企业掠夺性经营产生的恶果。于是，他奔走相告，经常向一些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们疾呼，要他们在“两会”上去提建议和议案，治理日益恶化的宏图河和水环境。

90年代初，各级领导十分重视环境保护，加大了内河治理力度，在东片地区先后建了几家污水处理厂，有效控制了污水外排现象，内河水质量得到了明显的改观。因此，宏图河又恢复了往日的清澈，一河清流，两岸绿树，成了一道秀美的风景。

华伯重新戴上草帽，重握鱼竿，又开始了垂钓之乐。

现在，政府提出“智慧大江东，魅力生态城”的口号，对宏图河进行了清淤改造，宏图河河面上布满了绿色浮萍，错落有致，宛如一个个别致的小岛，生机盎然，尽显生命之美。河的上空，群群白鹭盘旋，时而歇脚在绿植上，时而伸长着细柔的脖子，于水面映映出美丽的白鹭悠闲图。

华伯出神地盯着水面，看河面上荡起一圈一圈的水圈，水圈由小及大，从消失中又荡起，从荡起中又消失。凭着他的经验和直觉，他断定这河里，应该有大鱼。

第二天清晨，他戴上草帽，兴致勃勃地来到宏图桥，站在桥上向下引线垂钓。不一会，浮子“嗖”地沉了下去，华伯竿一抖，一条大鲫鱼上钩了。约莫钓了两个小时，鲤鱼、鲢白条也上钩了，都成了他的囊中之物。他布满皱纹的脸庞上，像荡漾的宏图河河水，现出了久违的微笑。

“让天更蓝、山更绿、水更清，生活更美好”不是一句口号，而是实打实地实现了。

绿水青山长送目，汀兰岸蓼各生花。这一汪碧水，就像一个聚宝盆一样，鱼虾取之不尽，钓了还有，是人民的无尽福祉。宏图河，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排涝河，已是家乡一处名副其实的自然美景。

华伯家挂着的草帽又常常不见了，他每天都会站在宏图桥上，深深地吸一口清新的空气，聆听一阵一阵啁啾的鸟鸣声，俯瞰一下缓缓流淌的碧水，满是幸福地现出了他那独有的笑容。

醉花阴

■萧闻

永兴圆茶东晋始



理宗孝母 赵雪峰作

萧山茶族中，有一种茶是被人们忽视的，那就是永兴圆茶。

永兴圆茶最早可追溯到东晋时期，当时在绍兴居住的大文豪、书圣王羲之，与名流高士谢安、孙绰、许询、支遁等交往甚密。而王羲之每以王氏秘制家茶——圆茶待客。

圆茶制作与普通的绿茶不同，很适合生活在南方潮湿地区人饮用。王羲之的好友支遁以茶悟道，被誉为“佛教之祖”。据传晋哀帝曾召支遁入京弘法，支遁将圆茶随身带入南京，从此，圆茶名声远扬，作为王氏家茶的圆茶进一步被贵族名士知晓，而且制作的工艺也由此固定保存了下来。

王羲之及子孙居于会稽郡、永兴（今绍兴、萧山地区）。其中一支在进化开枝散叶，作为王氏家茶更是代代相传，在萧绍民间广为流传。王红霞，是传统圆茶的第四代传承人。

南宋皇帝宋理宗的生母明懿夫人全氏喜爱圆茶，娘娘逝后其皇陵位于萧山进化镇皇坟尖。王室宗藩将茶树栽与此地，制作圆茶。

千百年来，永兴圆茶陪伴着一代又一代萧山子民，她曾居于庙堂之高，也在老百姓的田间地头；存在于永兴子民的记忆深处，也在我们的味蕾深处。

尖尖角

■胡昊天

写给自己的信

记得十八岁那年，我开始写日记。前两天，突然心血来潮，我回到那个小小的房间，看起了泛黄的相片，一看就停不下来……

以前的日记，写得琐碎又纯粹，喜欢和讨厌，都表达得直白而热烈。非黑即白，爱憎分明，好像是那个年纪的标签。到了现在，我才越来越能看清人性的灰色地带，越来越能理解所谓的人性之复杂。

少年，本该热烈飞扬，终是这世俗的喧闹，将眼中的光慢慢磨灭。陶先生能不为那五斗米折腰，可少年的我，最终还是被世俗的约束磨平了棱角。反抗这被早已预言的命运，总会使人伤痕累累，没有人，能逃离中途散场，正是因为不可逆，它才被称之为命运。

但少年，又怎能屈服于命运？纵使伤痕累累，纵使徒劳无功。少年，怎甘被命运所驱使！当初，父亲那微笑的双眼，是否早有预感，所以，他选择无条件地支持自己。现在，你已逐渐走远，但请记得，少年的眼里，曾有世界上最美的一抹蓝——那就是星辰大海！

小时候，总是盼着长大，总是抱怨学生时代的压力大，而成长的代价，就是读懂了年少的懵懂。长大以后，总是不经意间感慨，为什么要把这么美的文章，放在我都不懂的年纪，对于佳作的领悟，非年岁渐长、积累沉淀是体会不到的呀！我们都低估了时间的力量，在一次次“我本可以”后，才读懂了《匆匆》的追悔莫及。人生没有彩排，唯有懂得珍惜，才不会让原本浓烈的记忆轻易翻篇。

从前，我以青春为笔，书写韶华之梦，如今，吾以岁月作书，告诫轻狂的自己。永保少年气，是历尽千帆、举重若轻的沉淀，亦是乐观淡然、笑对生活的豁达。岁月，因青春慨然以赴而更加静好，世间，因少年挺身向前而更加瑰丽。

这烟火人间，事事尽憾，却也事事值得。现在，你已经长大了，该多一点懂事，多一点理智，用行动抒发心中的不甘与悲伤。当你觉得前路遥远，不妨回头看看，每一步，都没有白白走过。

不知道，当你看到这封信时，有何感想。永远有人十八岁，但没有人永远十八岁，人生这条路很长。未来，如星辰大海般璀璨，不必踌躇于过去的半亩方田。先把当下做好过好，那些所谓的遗憾，可能是一种成长。受过的伤，终会化作照亮前路的光。

这封写给自己的信，我会永远留存在这个将至的春天。让岁月，在流光碎影之间跃动安然。

老底子

■黄坚豹

百米西弄出名医

义桥昇光村何家桥自然村，以前是从云石到义桥的必经之路。从云石山里出来的人们，一定要从上堡翻过廊岭下，穿过何家桥西弄，从而直达义桥街上，去办他们要办的事情。

西弄其实是一条只有一百余米的村坊弄堂，与东侧的东弄遥相呼应，先走上一座具有历史年代感的拱弄石梁桥驼子桥，然后走入西弄，沿街坊店面，一直往塘坞方向出村，西弄街面仅两米宽。在清末民初，这里是南片一条有名的里弄。两边都是徽式建筑，高檐墙门，堂式屋宇，一溜青石板铺地，弄堂里开满了许多店铺，有米店、豆腐店、杂货店、馄饨店、棺材店等，从山里出来的汉子走到这里，都要歇一歇脚，喝一碗茶汤，或者吃些点心，然后继续上路。

当然了，西弄最出名的还是李氏中医世家。西弄还有几位何家桥的中医世家，主要是李元仙和李元招两兄弟，因擅长骨伤科闻名，他们的子孙也继承了祖辈的医术。

出生于1906年的李锦昌医生在看病的同时，广积善缘，赢得一方百姓称誉。李锦昌的堂弟李锦松也在西弄坐过堂，后来他到富阳大源卫生院接诊，成为当地医院的招牌医生，行医一生，少有失误，直到退休。李中德早年在西弄也有一个诊所，主要接待一些骨伤科患者。有一次许贤和云石的民众在看戏文时打群架，一下子打伤了好多人。10多个伤者来到李中德诊所，李中德从容应对，根据患者的伤势，一一予以治疗。这一次会诊也提高了他的知名度。

不过何家桥西弄最出名的还是被称为萧山十大名医的李汝安先生，他也是西弄街上的坐堂医生。李汝安1909年出生于何家桥西弄，他出生后不久，父亲李钦堂英年早逝。母亲李韩氏毅然挑起承前启后的重担，刻苦钻研李氏祖传医术，使得李氏骨伤科重放光彩。李汝安天资聪明，学习刻苦，在母亲的言传身教下，医术大为长进。李汝安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，总结出一套医治骨伤病人的特殊疗法，治愈率很高，被称为神医。当时，有一名省府官员曾去过好多地方就诊，就是不见效，听闻何家桥李汝安医术高明，便前来一试，而经李汝安推拉顶这么一弄，手臂便神奇地好了，那个官员对李汝安很是感激，过了两天，亲自送来一块牌匾，上书“济世良医”，从此李汝安的名气也越来越大。后来，李汝安走出西弄，到许贤卫生院、戴村骨伤科医院等地坐诊，打开了他的一片天地，被誉为萧山十大名医，他还打破李氏骨伤只传嫡孙的规矩，开始招收异姓弟子，他招收的弟子有滕大庆、蒋梦麟、周壮秋、余金良、金杰等，这些弟子也都成为萧山骨科领域的领军人物。

虽然现在西弄不复存在，驼子桥也不见了踪影，但西弄那中医世家的故事，还在何家桥当地民众流传。

民间事

■龙宽

年节里的花鼓戏

春节期间，我们家乡经常会请当地的剧团来唱大戏，以丰富村民的文化生活，营造浓浓的年味。

花鼓戏作为地方戏种，广受当地人的喜爱。五彩斑斓的脸谱，摸排翻滚的身手，宽衣博带的服装，唧唧呀呀的唱腔，都让乡人百看不厌，无疑是最好的娱乐休闲方式。

当地的花鼓戏和湖南花鼓戏、凤阳花鼓戏都不一样，她独具特色，唱腔自成一派。起调时悠长，中间带有大量的颤音，最后吐音有嗯的拖音，夹杂着许多当地的土语方言，乡土气息非常浓郁，以至于这种戏也只有我们本地人才能听得懂。

花鼓戏，伴奏乐器主要是花鼓，呈椭圆形，和“安塞腰鼓”的形状一般无二。我们的花鼓戏也分“素相”和“扮相”两种形式，“素相”一般是一个人，背着花鼓，连蹦带跳地演唱小段；“扮相”则是一个小剧团，有戏服、化妆、琴师，一般都要唱几天的大戏。

在我家西厢房里，曾经住过一个小剧团，其中有个演员左手手指有六根，乡人称其为“六指儿”。“六指儿”是男性，却经常反串女性来演出，唱到动情处，声泪俱下，悲悲切切，引得无数观众跟着落泪，泣不成声。

我印象中，“六指儿”剧团无数次来过我们村子演出，每次都要待半个多月左右。临走时，剧团成員拿着搪瓷缸子、瓢，挨家挨户去要粮食，多给不嫌多，少给也不嫌少，不给也不纠缠，一个村子下来，玉米、小麦也能要上几袋子，这些就是剧团半个月的收入。这种以物代币的酬劳方式，在我们老家延续了好多年。我们家乡称之为换。在乡里做生意的小商贩从来不敢卖大米、卖豆腐，而是一色地喊换大米换豆腐。

夜幕低垂，炊烟四合。大街上捧着粗瓷大碗喝地瓜稀饭的人渐渐少了。几个艺人摆好行头，拨亮油灯，花鼓一敲，胡笳声声，悠扬的声音瞬间穿透层层迷雾，穿透道道土墙，引得周边几里的乡人纷沓而至。一会儿就围得里三层，外三层，个个屏气凝神，等待一场大戏的开启。待幕布徐徐升起，幕后的“六指儿”已由一个帅气小伙摇身一变成了花枝招展的俊俏姑娘。一个夜晚，花鼓戏会演绎无数个朝代。乡亲们听得如痴如醉，大戏散场的路上，经常能听到乡邻们有板有眼地喊几嗓子。

红彤彤的对联贴起来，过年的饺子也吃起来，街中心又传来咚咚的花鼓声，忙碌了一年的乡人们，都争先恐后地聚拢到大街上，听他们喜爱的花鼓戏去了……